

筆耕大漠
懷
吹簫

廖肇羽 著

新疆大學出版社
XINJIANG UNIVERSITY PRESS



生于湖湘，浪迹西域，
蜗居斗室，心怀天下，

作者认为自己是命定的精神流浪者，

文字讲述背后潜伏着不可触摸的人生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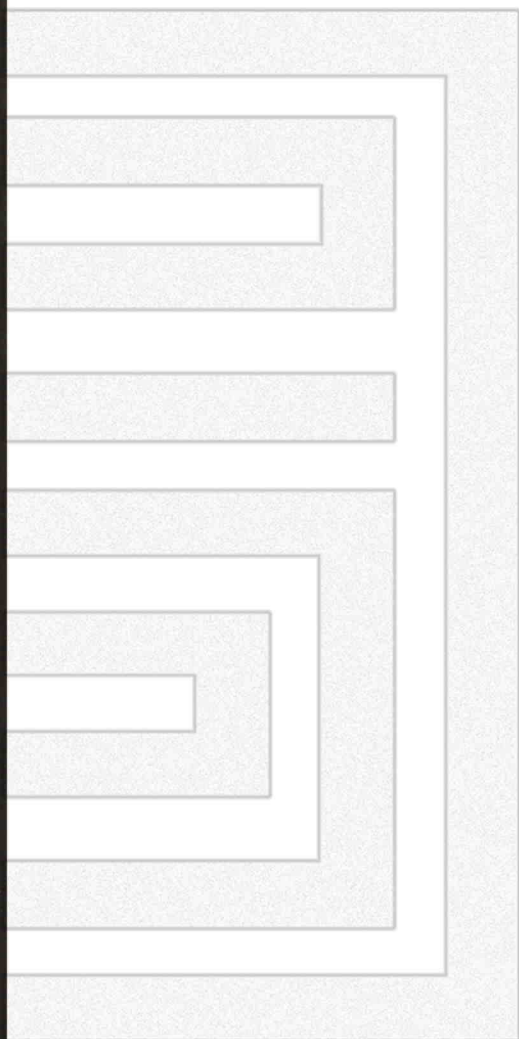
邀来春风铺锦绣，裁下彩云绘玲珑，

塞外清风笑残雪，一点小绿抹天山。

文集精彩之处可领略一丝傲岸不羁的风骨，

品读出些许诗意喷发的诚心，

隐舍于文化视角评说中的良苦用心灼然可见。



笔耕大漠忆吹箫

廖肇羽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914997

新疆大学出版社

从湘江之畔到塔河之滨

(代序)

我来自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地方——荆楚湖南。平常俗务缠身，周末偶尔网上飘，小名“湖湘子”，一方面寄托绵绵不断的乡思离愁，另一方面缅怀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曾经在武汉高校邂逅青衣飘零君，心中窃喜，湖南湖北本为一体，同属楚地，如今仍一衣带水，也算是同乡之友。身在家门，与父母姊妹耳鬓厮磨的同龄人，兴许难以理解孤灯五更家万里，离人几行清泪的情怀。至于我，生于湖湘，沦落塞北，内心既寂寞，又孤独，浓郁的乡情时常侵扰，大致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吧！哪怕同窗好友离别日久，云树之思，也与日俱增，华翰展墨，倾诉起来简直像写情书。

桥头放风筝，桥下滑汗水，农民耕种忙，学子攻读急，悠悠岁月，饱尝人世辛酸。不过我本着大雪过后必是晴天，雨后的天空会更蔚蓝的人生信条，在父母双亲的翼护下潜心攻读，由小学而高小，由初中而高中，1994年远赴长沙，矢志求学，努力淡化平凡生活中出其不意的波澜，破除教育分科过细的流弊，在广泛涉猎本专业知识之余，持之以恒客串历史系、哲学系，从广度和深度上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曾经戏言要到新疆去看大草原，最好黎明即起看塔河，倒骑毛驴逛伊犁，同学笑我有神经病。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或许是生活的本来节奏，我最终远赴边关，神使鬼差，恰好落脚于塔里木河畔。西去列车启动的霎那，故乡和母亲、同学和师长、边疆和期望，交织成种种思绪，湿润了眼眶，特别是在玉门真正体验到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苍凉。在漫游考察西域民俗风情过程中，时常目睹的不是广袤无垠的草原雪山，而是茫无边际的戈壁沙漠，还有众多无人垂青的历史文化遗存。

好在辽阔原野长久呵护勇敢善良的塔里木人，身处其中能深切感受到塔里木的真挚纯朴，偶回湖湘，常期望把塔里木之行的温馨回忆带入梦乡。借助西域文化研究，我跑遍了天山南北，塔河两岸，觉得自己完成了一次文化之旅。刚从浓郁的湖湘文化氛围中走出来，又跨入厚重的西域文化重围中，神清气爽，心地柔软。少年吹箫动真容，湖湘文化西域行，言谈举止，竟然三句不离本行。

原当如此,全然听凭生与死对他们作出判决。鲁迅先生曾感慨国人缺乏刚烈的生命灵动,如今这悲而不壮的场景在《激情王国》中又得到了绝妙的写真。如果由此再联想到春日融融中烘着熊熊的畜粪火,吃肥美的畜肉,喝甘醇的奶酒,领略飘然欲仙感觉的场景,就可发觉这无声的画图里更隐含着作者带泪的人生感悟,一如小说中感叹的:“(那个王国)和平的让人遗憾。”因为人们只有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命运的主体才能走向人的自觉,忧患和苦恼则恰恰有可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返回他的自我,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从而穿越茫茫的人生荒漠,获得生命的永恒,如果没有一种主体观念的先期确立和感性动力对理性的推动,就往往免不了被不测的厄运所捉弄。惟其如此,所以奇寒突降,牲畜陆续成批冻死时,整个王国便陷入了混乱的态势,许许多多的人如秋天的荒草被野火焚烧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当王国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而起死回生,梅开二度,旋即又因梦幻的困扰,情爱的淡泊再度覆灭,一批又一批人中了魔一般往外奔逃,但没有人走出大漠,也没有人返回绿洲。若追本溯源,实因为理性精神的沉睡,使他们无法走出地狱之门,而生不由己地听凭命运的播弄。有道是君子之泽,五代而斩,又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凡尘间众多苍生的整个人生历程正是这样,恍恍惚惚犹如南柯一梦,幻化蝴蝶。胡小凤的父亲曾在开元年间镇守安西都护府,后官至右丞相,尔后树叶一落千丈,灭门九族,安史之乱中她逃到金陵,沦落风尘卖笑装欢,数年之后下嫁平民百姓。一个富家公子则阴差阳错,被命运之神抛来掷去,遭致个充当杂役以谋生度日的结局。真所谓世事如轮转,王国的毁灭,家族的沦丧,在历史长河中瞬息万变,令人悲不胜慨。这其间确乎隐伏着某种“命定论”的魔踪鬼影。可我们进一步推敲一下造成人们这种命运的诸种因素和契机,那么小说就会提供给人们一个施展想象力的巨大空间,换言之,他们的最终命运或许是偶然中存在着必然。固然少年笛声的凭空飞降,人羊儿的一时远离,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国家政局的动荡不安,都是偶然性因素。但就个人而言,假如他们意识到一切忧患和痛苦都在于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和内在的力量而听凭外在的天命摆布,由此将那面对种种纷繁复杂的世界,倍感自身卑微与羸弱的心理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努力;就家族而言,倘若清醒的意识到龙的传人不一定是龙,海燕的儿女不一定是海燕,如触龙意味深长地告诫赵太后一般,着眼于长远,注重生存能力的培养,以延续家族的命运,那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生命固然不能假设,但这些虚妄无力的假设若得以兑现,恐怕这部小说的结局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说思想意识影响命运,那么他们的悲剧在本质上是不是决定于他们蒙昧意识的因素?由于放弃了自身的努力,致使死与活失去了界限,只剩让冥王携走或生或死的自由,即使王国第一次衰落后的再创辉煌带来了一丝精神抚慰,可由那象征性演示也知他们的悲剧命运已不可避免。至此我们可深切体味到作者那颗破碎的心因为悲伤而显露的平静:“生为一种偶然我们无须欣喜若狂,死为一种

三斤鸡，后尊吾为三伯(百)公，吾日夜长二百九十七，托尔福也。”又逢正月十五，族人众聚祠堂，翁故曰：“吾族人众，死人经常，须备一抬丧杠，置于祠堂。”众附曰：“三伯公言之有理。”世道炎凉，命蹇多灾，只有与好友发泄点牢骚。余者，缄默，于无声处听惊雷。

水中望月，雾里观花，距离总是产生某种朦胧的美感。也许是家庭的影响，也许是专业的熏陶，我在网上从来不打听友人的性别、年龄之类，担心破坏彼此美好的感觉。见其言而观其人，性情中人猜猜也八九不离十。网络固然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整个人生又何尝不是南柯一梦，幻化蝴蝶？好花不常开，美景不常在，同学毕业后风流云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生主题终究是“散”。生命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一方面愤世嫉俗，另一方面玩世不恭，尽管如此，我仍然真诚待人，自母亲怀里黑咕隆冬毫无选择自由地降临这个世界，已在人间度过了三十余春秋。人生之舟总在社会那种种必然和偶然的波峰浪谷间泛上落下，鲜花铺就的前程终究属于少数人，自然很难预言未来的旅程中等待我的是怎样的命运。不过上天有好生之德，君子有成人之美，深信能获得一个良好契机，把昨天的离奇梦幻，蜕变为明天的美丽现实。

当今社会畅谈理想和抱负，会惹迂阔之嫌，可当初怀着青春梦想西行，确实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在导引我，如今也如愿以偿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不管步子走得如何凌乱，塔里木大学的岁月对我都有重要意义，在此挑选一部分文稿组成这个集子，正显示了我从湖湘文化转向西域文化的轨迹。诚然，书中一些文字略有陈旧之感，心中已不再有初见成果时的欣喜，不过我终于有机会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让他在天国审视我所走过的道路，因此哪怕重读旧文的不满和遗憾显露无遗，也决意不再修改。与此同时，给自己的世界留下一些缺陷和不满，也许更能鞭策自己对于学术和人生的不懈追求。再翻书稿，能真切体验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所度过的许多不眠之夜，读出当年的思想和心态，我现在能够强烈感受到的也是果戈理的一句名言：

当想到我的一生会碌碌无为度过时，恐惧就折磨着我的灵魂！

2006年8月定稿于塔里木大学雅集轩

目 录

文苑掠影

死神门边一汪热泪	001
让艺术之鸟翩然起飞	008
悲怆灵魂的悲怆交响曲	015
粉黛佳人 还是千秋女豪	017
最后一首悼亡诗	021
晚明小说《型世言》的文学迷失	023
由小说《欢喜冤家》试窥晚明的社会嬗变	030
乱世英杰 旷古悲歌	040
旷古枭雄的权谋夸张	042
诸葛亮的心理抉择与精神困顿	063
生存边缘的绝望与抗争	086
悲金悼玉话“科举”	094
天山夜话 文学何为	110
中国古典戏曲的三大文化源流	112
库车民歌的文化学阐释	119

岳麓漫笔

追寻楚湘文化兴盛缘由	127
春风普度玉门关	133
人生何为	160
项羽该不该渡江	163

历史在这里沉思	165
爱向《泰坦尼克号》	167
回溯历史的一丝感慨和一种幻想	169
寒冰在近 历史无言	173
掩面而泣的历史大告别	182
人性阙如与美学皈依	192
风花雪月的现代阐释	194
仓颉千古空遗恨	196
当代女娲的文化篇	199
西方社会的第三进项	201

瀚海拾贝

昆山之玉绽古韵	210
古典教化与现代启蒙	213
给我一个灵魂 构筑精神家园	216
大漠长河共明月	219
精神的守望与家园的回归	223
挣脱束缚 更新理念	236
千年古墓横空出世	246
奔波于文化沃野	248
试析人文塔里木的精神意象	266
塔里木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与文明兴衰	274
龟兹于阕道考证	290
“阿拉尔”地名考释	304
阿拉尔旅游资源及其开发	307
西域屯垦的文化观照	317
历史夹缝中的诗意和浪漫	322
再续小西天的佛教文化薪火	334

死神门边一汪热泪

——试析小说《激情王国》的精神意向

“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是被誉为“近代米开朗基罗”的罗丹的名言,用这句话来评说长篇小说《激情王国》的独特审美价值也是非常贴切的。如今一些煌煌巨著,情如流水,梦如清风,风吹而水动,风止而水滞,一阵风过又是碧波荡漾似水柔情,真是轻歌曼舞,像雨像雾又像风,性欲和暴力的楷模如坟地里的墓碑一样比比皆是。诚然,世界这样广大,历史这样悠久,那民族的悲欢,历史的峡谷,风雨的震撼,万物的飘摇,生命的渺小,都可奔涌心头妙笔生花,但看惯了爱情和青春的叹息之余,品鉴一番《激情王国》的盈盈清泪,也许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小说开篇即说那面黑白双色旗,像一个执著的少女挽留着自己的纯贞,等待着挚爱的情人一样,等待着与未来人类的对话,它飘扬时发出的声音像在诉说着久等的辛酸与寂寞,又像在诉说着昨天的迷惘与困惑。这一奠定全书基调的诗章委婉舒展,以反复咏唱的方式道出一声声长吁短叹,细细讲述作者从现实中感受到的痛苦和绝望,以及对未来的忧虑。整部小说正是遵循这一情感逻辑,替国人立传,为上帝立言,既追溯过去,正视现实,又面向未来,面向永恒,犹如一卷徐徐展开的画轴,携带着历史的、文化的信息,寄托着深沉悠远的沧桑情感。

沈从文的小说《萧萧》,女主人公幼小时寄人篱下,出嫁时稀里糊涂地从这家转到那家,长工花狗始乱终弃逃之夭夭,她则朦朦胧胧地依据山水天地折缝间渗露的信息而决意孤身走天涯。外逃未果惟寒号鸟般等待“沉潭”或“发卖”,沉潭免了,发卖不成,生了个儿子重做起小丈夫的大妻子,等小儿子娶大媳妇时,这个“童养媳”的牺牲品又抱着新生毛毛站在篱笆墙边看热闹,其茫然懵懂神色与十年前一个模样!小说的表层是展示一场花开花谢总自然的人生际遇,而深度空间则透漏了一股地老天荒的气息,揭示了一代接一代苟苟且且活着,自生自灭的质朴简单的存活原则。真正的艺术家在表现生活时都是相通的,《激情王国》在某种程度上即与《萧萧》有着神秘的契合。比如两千多的囚犯为了一丝的求生希望能坚忍漫长的苦旅,预感死亡难以逃避竟然平静地等待死亡之神的拜访,仿佛生命

原当如此,全然听凭生与死对他们作出判决。鲁迅先生曾感慨国人缺乏刚烈的生命灵动,如今这悲而不壮的场景在《激情王国》中又得到了绝妙的写真。如果由此再联想到春日融融中烘着熊熊的畜粪火,吃肥美的畜肉,喝甘醇的奶酒,领略飘然欲仙感觉的场景,就可发觉这无声的画图里更隐含着作者带泪的人生感悟,一如小说中感叹的:“(那个王国)和平的让人遗憾。”因为人们只有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命运的主体才能走向人的自觉,忧患和苦恼则恰恰有可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返回他的自我,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从而穿越茫茫的人生荒漠,获得生命的永恒,如果没有一种主体观念的先期确立和感性动力对理性的推动,就往往免不了被不测的厄运所捉弄。惟其如此,所以奇寒突降,牲畜陆续成批冻死时,整个王国便陷入了混乱的态势,许许多多的人如秋天的荒草被野火焚烧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当王国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而起死回生,梅开二度,旋即又因梦幻的困扰,情爱的淡泊再度覆灭,一批又一批人中了魔一般往外奔逃,但没有人走出大漠,也没有人返回绿洲。若追本溯源,实因为理性精神的沉睡,使他们无法走出地狱之门,而生不由己地听凭命运的播弄。有道是君子之泽,五代而斩,又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凡世间众多苍生的整个人生历程正是这样,恍恍惚惚犹如南柯一梦,幻化蝴蝶。胡小凤的父亲曾在开元年间镇守安西都护府,后官至右丞相,尔后树叶一落千丈,灭门九族,安史之乱中她逃到金陵,沦落风尘卖笑装欢,数年之后下嫁平民百姓。一个富家公子则阴差阳错,被命运之神抛来掷去,遭致个充当杂役以谋生度日的结局。真所谓世事如轮转,王国的毁灭,家族的沦丧,在历史长河中瞬息万变,令人悲不胜慨。这其间确乎隐伏着某种“命定论”的魔踪鬼影。可我们进一步推敲一下造成人们这种命运的诸种因素和契机,那么小说就会提供给人们一个施展想象力的巨大空间,换言之,他们的最终命运或许是偶然中存在着必然。固然少年笛声的凭空升降,人羊儿的一时远离,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国家政局的动荡不安,都是偶然性因素。但就个人而言,假如他们意识到一切忧患和痛苦都在于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和内在的力量而听凭外在的天命摆布,由此将那面对种种纷繁复杂的世界,倍感自身卑微与羸弱的心理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努力;就家族而言,倘若清醒的意识到龙的传人不一定是龙,海燕的儿女不一定是海燕,如触龙意味深长地告诫赵太后一般,着眼于长远,注重生存能力的培养,以延续家族的命运,那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生命固然不能假设,但这些虚妄无力的假设若得以兑现,恐怕这部小说的结局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说思想意识影响命运,那么他们的悲剧在本质上是不是决定于他们蒙昧意识的因素?由于放弃了自身的努力,致使死与活失去了界限,只剩让冥王携走或生或死的自由,即使王国第一次衰落后的再创辉煌带来了一丝精神抚慰,可由那象征性演示也知他们的悲剧命运已不可避免。至此我们可深切体味到作者那颗破碎的心因为悲伤而显露的平静:“生为一种偶然我们无须欣喜若狂,死为一种

必然我们无须悲伤哀痛,所以我不得不说,生存与死亡内涵一致。”在这里作者与沈从文先生取得了某种息息相通的历史性呼应。熟视无睹,见多了残酷景象而习以为常的麻木;习惯于忍受不幸,一看见不幸降临便作鸵鸟式躲避的浑浑噩噩;对自己的命运并没有把握,却毫不犹豫地只管在家吃饱睡足,轻松地消磨时光,除了眼前的事情其他一概不管,没有深沉的感慨,也不做高远的遐想。这些近乎诗意却又脆弱不堪,惨不忍睹的人生,以至我产生一个感觉,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种种情态都历历在目地浓缩在这小小横幅中。那沉默无言的暗影正将我们拽入阴晦迷蒙的情绪氛围,最后将这一切都笼罩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

如果小说到此嘎然而止,那么仍不足以令人拍案叫绝,可喜的是作者还向艺术之宫的更深处不断开掘。美丽的绿洲,善良的人们,安宁的小康生活,这个随着自然季节更迭的世界里,人们如旷野里的花草树木一样,在四季轮回中平静而满足地收获他们会得到的一切,自自然然地丧失他们可能失去的一切。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固然使人心醉神迷,可总隐隐约约觉得正因为有恶,英雄的存在才成为必然,因而最高的境界不是英雄时代,而是田园时代,只是田园中的人们不是任由生命之舟在种种偶然和必然相互撞击的波峰浪谷间泛上落下,而应不断地理解和反省自身(比如必然与偶然,理性与情感,命运与意志,生与死,价值与非价值,等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命题),从而追求最佳的生存环境。故而他们虽然保持着自然天性,又安土重迁,无数次满含泪水依依惜别如星辰般闪烁在他们心底的绿洲,又无数次满含泪水半途而归。却因为他们不与外界进行正常的交流而日益蒙昧,以至人羊儿将治病的药名编成便于记忆的口诀,竟被他们误解为天降灾祸的预言,惶惶不可终日,一批批逃离绿洲。或许是出于这一考虑,《百年孤独》里的多孔镇被一阵飓风从大地上刮走,《激情王国》里苦心经营,装载了他们全部依托与希望的家园也归于冥冥世界,留下了一曲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怅惘,一种美丽总是使人愁的遗憾。显然,作者面对现代化浪潮开始将人们从土地的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时,没有过多地渲染理想主义色彩,而是怀着无尽的困惑和矛盾,颠覆了以往那种对回归原初天真境界的盲目赞美,把一种田园之梦的幻灭无情地抛到了人们面前。这当中贯穿了一种对偶然性的喟叹,对缺乏人的自觉的感伤惋惜,自然也蕴含了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以减少阴差阳错的美好愿望,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不应做上天意志的玩偶,而是如刑天一样顽强地与天命抗争,如夸父一般以百倍的毅力与太阳赛跑的深意。

二

天地茫茫,人世沧桑,胡小凤与陶谷的关系可谓错乱颠倒,匪夷所思。先前温柔体贴善解风情的胡小凤,转而严肃而理智地对陶谷说:“不论以前我们怎样,现在我们必须划清

界限。我是革命闯将，而你是封建残余。”随着事态的继续发展，臧老九陶谷继而又作为封建残余被胡小凤带领红卫兵批斗数日，折磨而死。胡小凤看似觉醒实乃失落，貌似崇高实乃卑污，这近乎在调侃我们的历史，但调侃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叹惋，无尽的悲痛。众所周知，堂吉珂德表现了对某种永恒真理的信仰，全身心浸透着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困苦，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可由于思想和现实严重脱节，导致风波迭起，笑话不断。与此相类似的是胡小凤的行状所显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与理性的社会进程也严重不协调，而且更为可悲可叹。她竟像西施和王昭君那样被权势玩弄于股掌，在火热的政治氛围中颠乱狂热地上山下乡，赤身裸体地戴着巨大而冰冷的镣铐，在火中呼喊舞蹈。那些生命在火中飞速成长又转瞬即逝，以至从肉体到灵魂都被吞噬掉，给人一种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怪不得作者在书中由衷慨叹：“世道实在变化得太快，快得令人担忧。”小说的人物层面，似乎处处指向胡小凤精神的愚钝特征，但拂去表层的迷幻色彩则裸露出一个格外严肃的思想和精神课题，即如果人类只注重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忽视人自身（思想）的生产和再生产，那么在一切的时代转折或变动时期，由于时流所趋，人类原先所拥有的某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难免失落，兼于社会的假象又时时蒙蔽着人们的双眼，使人无从以神明般的目光洞悉历史的秘密，最终必然导致胡小凤类的现象在众多社会成员身上不同程度地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作者是赋予它以堂吉珂德般的喜剧形式，还是胡小凤类的悲剧形式，其美学意味都是异常残酷的。囚犯们倍受朝廷的欺凌，官兵的屠戮，作者几乎是用一支洞箫哀伤地吹奏了卑贱生命的努力挣扎。书中又借阿尔古丽一封信，表述了历史曾有许多人对人生和生活极力追求，而现实状况却战祸不断，疾疫流行，死亡枕籍，致使理想主义者陷入一种集体的悲剧。作者以一种平静而悲愤的激情痛斥了那些人人为的压力，因为正是那些人造的残酷迫使觉醒的人们总是在苍凉的、积满人世苦难尘埃的历史之阶上往复寻找，漂泊。随着作者笔墨的飘飘洒洒，小说又将人们一步一步导向艺术港湾的深处，含蓄而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的某种残酷性。当人们吃着同伴的血肉去寻找新生，经过卓绝的寻寻觅觅，最终找到了淼淼大漠中一朵绽开的鲜花——绿洲，作为农民起义头领的陈五儿竟要建立原来意义和方式的国家，使人们重新接受统治，又回到过去那种不均等的状态。官逼民反，反抗总是由压迫而来，做奴隶而不得才揭竿而起，落草梁山，可历史上又有哪个起事集团提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思想？又有哪个起事集团异姓改号后建立了真正有别于前朝的理想政治？因而作者在这里痛心疾首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那层出不穷的社会动荡中，其表层的翻动虽然令人惊心动魄，但随后又迅速回归于昔日的僵死状态。一如浩瀚的海洋，尽管有时海面波澜壮阔，势不可挡，但大海深处却异常平静，待暴力狂涛后，大海又风平浪静恢复为初始状态，安详而平和。总而言之是新瓶装旧酒，波浪状地上升又下降，“压迫——反抗——新的压迫——新的反抗”，历史老是在这层面上滑

行轮回,留下的总是一支痛苦凄惨永无了局的交响曲,不能突破旧有的范式。《阿Q正传》中:“革命党虽然入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就是这种情景的残酷复写。生活的戏剧性有时也确实耐人寻味,好不容易粉碎陈五儿的狂妄梦想,建立富有诗意的王国,可随着时光的悄悄流逝,人们不知不觉中又把陈六儿如王一样敬重起来,并情真意切地表白:“我们有了驼神,但还缺了一样,那就是一个王,没有王,我们便总感到缺了什么,心里空空荡荡,似乎一切都没有保障。”当这一切都成为既成事实后,王国上空类似瘟疫的气息就淡了些。臭名昭著的专制制度,竟然是广大民众灵魂深处那英雄崇拜的心灵渴求,真令人不寒而栗!人生的偶然和必然,历史的前进和倒退,向来就这样相互揶揄,纠缠不清,在生死荣辱之门播弄着芸芸众生。再想想接近死亡边缘的人们为了粮食和水拼足了所有的力气谩骂、撕咬、抢夺,陈五儿欲以仅剩的一只骆驼在茫茫沙漠中寻找水源,寻找绿洲,反遭彻底的误解,不遗余力的追杀。这种种切肤之痛的残酷事实简直令人不忍卒读。其实作者是富有深意地告诉人们,要看好花,首先得要有好土,深厚的陈旧土壤就难有闪烁着光泽的鲜花向人们颌首微笑,同理,历史的演进代价即是当国民素质不能提高到一个理想档次,脱胎换骨,就难免不重奏昨日的悲歌恨曲。诚然,文人并不是预言家。但他们只要说出了自己的真切感受,真实的思想,也就对社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三

眼下一些人一谈起历史总是列举一些生产工具或各种产品,表明这是石器时代,那是铁器时代,然后是大工业时代、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等等,仿佛历史就是物质层面的耕地织布,就是石器、铁器,乃至铁路飞机或者摩天大楼。其实不管人们如何评说历史的生存演进,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于:人文精神的启蒙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由无序走向有序,由蒙昧走向理性的必由之路。人间的生生死死,历史的曲曲折折,作者由命运的寂灭追问了人们的喜叹悲啼,由精神的缺席发现了历史中隐伏的回归路线,这种反观人类自身灵魂的探讨实质提出了一个自然的儿女,朝理性与知识皈依的文化救亡课题,两相比照,自然显示了作者的远见卓识,胡小凤形象的悲剧意味比之于堂吉珂德也显得更为深沉。当然作者也意识到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文化救亡一说已经十分可疑,任何有关拯救角色的扮演,都无一例外地会走向美好意愿的反面。创世纪的文化哲人孔子沦为一厢情愿独白的乞丐,先知先觉的红蛇立意拯救城市反成为寿诞珍品,这与俄国文学中的白手人,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沦为他人“享用牺牲”的悲剧别无二致。至于那种仅用诗歌来建筑王国的基石,仅用理想来支撑王国的殿堂,务求遗忘过去斩断历史,摒弃传统文化统一思想的诗意王国构建,若付诸现实必一败涂地。一如小说咏叹的:“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一切纯粹之事均不可能长久地存在,过于理想导致了彻底之不理想。”精神领地

呈现片片荒芜景观,诸如此类沉闷之极的述说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压抑基调。阴雨绵绵,寒气萧萧,诗意和血腥也许有时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但要逾越这一步的间距,首先得理解百里九十为半的数学,这种恐怖和绝望流荡全篇,显示了作者面对残酷现实(比如政治压迫,经济摧残,理性沦丧)的极度悲观。他一如凄清世界的看墓人,深切地体味到了启蒙的艰难,或许只有用“长跑运动员是孤独的,伟人是寂寞的”才能表达这一心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美国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是在明丽的秋天里守望着自己纯真的天性,《激情王国》的作者则是在凄清的世界里守望着民族的未来,人类的未来。

四

西方在十六世纪有了人的发现或者说人的自觉,与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针锋相对,以卜伽丘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作家们宣称发现了与彼岸天国的幸福相对立的此岸的地上的欢乐。于是以这欢乐意识为契机,其诗文便洋溢着强调幸福的价值,个人追求幸福权利的色彩,以及叛逆精神,反抗性格等进取性气息。《易传》里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的,他有深沉的忧患。事实上,在中国文明的生存演进中,与命运抗争的人的感性动力就表现为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从能动的主体的责任感产生了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普遍的忧患意识也孕育了无数的文人学士,他们把忧患意识的情感波涛化为素淡的墨痕,从而表现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心理氛围。我们稍稍翻阅一下前人著作就会发现,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陆放翁死后余悲,处处有浓得化不开的忧患情愫;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声,烟波茫茫,信手拈来都成为畅诉悲怀的情感媒介;浩如烟海,精彩纷呈的伤秋悲春之作中,横亘着我们民族的恒古苦难,我们可以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人和文人,自然和历史,天命和人事交织而成的深沉旋律,历史剧《桃花扇》斜阳影里说英雄,闲将冷眼阅沧桑,忧国忧民的愁思交织着荣辱兴亡的深沉感慨就是佐证。国无大敌,社稷危哉,联系发展缓慢,数百年如一日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背景来看,没有忧患,人们反难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力量,激起美丽的生命浪花。显而易见,作者承继了历史的文化命脉,试图捕捉云的踪影,挖掘出作为在相对不变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深沉心理动力——冷静而深沉的忧患意识,以期建立一种充满感性的,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的理想人性。他这个对忧患特别敏感的人通过生活中暂时的和表面的圆满,看到了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在欢乐中体验到忧伤,发现了独特的审美领域。他又有正视社会那惨淡一面的勇气,用寒光闪闪的解剖刀撩去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而蒙上的层层纱幕,酿造了一个沉重的情绪环境,忧愤深广的心理氛围。也许正是那种浩大而深沉的忧患意识是如此得哀痛欲绝,难以言说,以至炽热的,被压抑的,在胸中汹涌骚动又找不到出路的激情成了揭开全书的契机,无穷的苦恼意识也决定了它一唱三叹的

形式,赋予全书以无可怀疑的抒情性质。正因为是沿着情感的线索发展,而不是遵循逻辑的公式进行,故而全书形成一种错乱颠倒怪诞离奇的情节。当然作者那如钟鼎般沉重的忧患意识表现在一种情感和理性想统一的形式之中,它不是《窦娥冤》那呼天抢地的急促音调,而是让艺术的火焰有节制地燃烧,使作品具有一种以柔克刚,纯棉裹铁的力量,带着雷雨般的气势,猛烈地摇撼着我们的灵魂。所以我说,《红楼梦》是一部命运之作,《激情王国》是一部忧患之作。

让艺术之鸟翩然起飞

——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谈起

“美国悲剧揭露者”德莱塞的作品以思想的深刻而倍受世人赞誉，但他的文笔却遭到苛刻读者的责难。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历史小说《曾国藩》因为突破了《三国演义》、《李自成》等历史小说从“政治”角度反映社会历史的制约，而从“文化”的独特视角审视历史长河中的风云人物，所以受到读者瞩目，但作品的表现手法却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作品史料丰富，并且和历史事实大致吻合，较好地反映了这些人物、特别是曾国藩这个人物的独特面目。但历史小说和史籍是有很大区别的，它不单纯是记录史实，而且允许并应该尽可能以丰富多样的笔墨进行虚构创造，力求深入历史又跳出历史。从这一点来说，《曾国藩》确是一种瑕瑜互见的作品。我们不妨从人物出场、情节安排、战争描绘三方面来看看作者的艺术处理。

大凡高明的作者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对重要人物、特别是主角的出场，一般都是浓墨重彩匠心独运的。《三国演义》中“卧龙出山”便是典型的例证。刘备惶惶不可终日时，意外地迎来了水镜先生的荐贤：“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可只言片语之后，又仅仅是“好！好！”的含糊回答，使思贤若渴的刘备如坠五里云雾。接着荡开一笔，转写徐庶妙计退曹兵，临别又盛赞卧龙才干。一开一合，妙笔生花。水镜先生再荐贤士，情节又向前推进一步。于是，一绝世“卧龙”已显露一鳞半爪。至此，三顾茅庐才徐徐拉开帷幕。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洞悉社会万象的人物纷纷登场，刘备又误认为他们是卧龙先生，因而令人拍案叫绝的“误会”一误再误，情节大步推进，曲尽波澜。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以“误会法”直接描写主人公的巧遇及其表演，揭示深广的社会思想内容。《三国演义》则以“误会法”间接描写烘托中心人物，给人一种恍如雾里看花，充满神奇色彩的强烈感受。它们在艺术上是各尽其妙。且文中对清静异常的卧龙岗以及天真童子非同凡响的对答的描写都表明了卧龙确是高人逸士。所有这些都有力而成功地运用了铺垫、渲染、烘托等侧面虚写的艺术手法，最终逼出了时代逸才卧龙先生，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随即又是妙谈高论

“隆中对”，未出茅庐而心知天下，这是实写。围绕“出山”过程虚实相生的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才干绝世，风流倜傥的人杰鲜明地立在读者面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法国戏剧大师莫里哀的剧本《伪君子》，全剧共五幕，但主人公达尔杜弗直至第三幕第二场才露出庐山真面目。剧本前半部分达尔杜弗虽未出场，但事事和他有关，处处以他为中心，多侧面多角度地勾划出了达尔杜弗的基本轮廓。尽管人未露面但其性格特征却已凸现在人们面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种成功的间接描写获得了世人的美誉。当然，《曾国藩》主人公的“出山”安排了左宗棠的推荐，张亮基的招而被拒，逸士陈敷的故弄玄虚，郭嵩焘的旁敲侧击，取得“卧龙出山”的侧面烘托之形。不过，正如西方的一部爱情小说《保尔和薇吉妮》，它将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和主人公纯真美丽的爱情描绘浑然融为一体，使人爱不释卷，心醉神迷。后来效仿之作汗牛充栋，却无法与原作媲美，更不用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因为它们缺少那种如歌如诉的感人气氛。曾国藩“出场”一节也像“卧龙出山”一样采用虚实相生的描写，只是如同《保尔和薇吉妮》的仿作一样，与前人作品貌合而神异，没有酿造出那种极富感染力的气氛和深厚的意蕴。

兵法上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要义，事实上惟有“明修栈道”能达到“瞒天过海”的巨大迷惑性，“暗渡陈仓”才能受到难以预料的奇效。这正说明以虚带实，以实显虚，虚实结合的艺术辩证规律。正因此“卧龙出山”一直被认为是最精彩的人物出场。而曾国藩“出山”中的左宗棠、郭嵩焘的口碑并没有和曾国藩“出山”的情节紧密结合，产生一种峰回路转、跌宕生姿的文笔。所以当曾国藩回忆与老师交往以证实其才干的实写就失去了依附。虚没有被渲染得韵味十足，实便难以顺理成章，虚和实成了难以混合的油和水。譬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假若“万绿”非常苍白，那么“红”必将黯然失色。于是曾国藩在“出山”一场中难以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正像绘画中所说：“学我者生，肖我者死”，因而文中虽然让曾国藩大量出面，穿插大段的心理描写，但整节文字虚实相生的手法给人一种生硬的感觉，缺少富有感染力的气氛，大大削弱了其艺术魅力。

在我国优秀的古典长篇小说中，中心人物的出场往往与形象的整个艺术构思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能直接牵动和影响着小情节的全面发展。“卧龙出山”之所以用几章的笔墨来渲染浓厚的气氛，布置富有气派的局势，就与诸葛亮这个艺术形象后来在书中所产生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关，也与小说着重写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发展局势和主要故事情节的统筹安排相连。从这一点来说，曾国藩的出场理应浓墨重彩，大书特写，精心构思。作品中曾国藩的第一次“亮相”是在奔丧当中，安排有结交康禄，巧遇杨载福，误陷太平军之手等情节。前面几十年的生活隐去，只在后面陆续补出他先前和唐鉴、穆彰阿等人的往来，自己的特殊经历，可谓颇费苦心。可当我们把眼光略微放开一点，就会发现它只是某一作品的投影。